

王忠先生还利用了英国学者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语历史文献》中的一段材料对这一论点进行了阐释。后来的许多学者对此都深信不疑,在自己的研究中大多认可并引用了这一观点。然而王忠先生在上述论证中表现出较多的推测,似乎受《新唐书》原文“吐蕃奴号”一词影响较深,这一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

金雷的《噶末新考》一文在对王忠先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吐蕃的和亲政策出发研究了“噶末”的藏语词义,认为“噶末”对应的藏语词汇的意思应是“侄”、“甥”,而正史中所谓“吐蕃奴部”应理解为“吐蕃属部”更为确切。她认为:

噶末来自于藏语,是指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时所征服的民族,包括唐蕃交界地带的汉、吐谷浑、氐、羌等族,他们投降或归附吐蕃后,吐蕃并不将其打散分派到各富室、豪族家中为奴,而是把他们编成部落,原来的长官已然做本部的头人,称作“噶末”,他同时又在吐蕃政府中担任官职,整个部落附属于吐蕃,吐蕃可派遣官员参加对这些归附部落的管理和监督,以保证这些附属部落听命于吐蕃的调遣。

陆离先生的《噶末音义考》是新近发表的对“噶末”一词藏语对音问题的力作。他先后总结了王忠、法国学者石泰安(P.A.Stein)、匈牙利学者乌瑞(Géza Urág)、李文实、杨士宏、金雷等的研究结论,利用新出土的吐蕃简牍文书与传世藏语文献研究认为,“噶末”即为吐蕃文“vbang myi”的音译,“噶”对应“vbangs”,发音与安多藏语“vbangs”相同,其义为“奴部、庶民”;“末”对应“myi”,其义为人。后来吐蕃文“myi”为“mi”所取代,“vbangs myi”一词就演变成为现代藏语中的“vbangs mi”了。

上述各位学者的意见,抛去臆测成分外,大致有两种结论:一是“噶末”在古藏语中为“侄”、“甥”之意,二是“仆役”或“奴部”、“庶民”之意。无论哪种观点,都是对“噶末”词源的探讨,而将噶末作为一个实体来考察时,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被称呼为“噶末”的人或部族,其地位远低于吐蕃人。“噶末”应当是被吐蕃人征服后的青藏高原、河西陇右等地区各民族在吐蕃语中的统称。

正如前引金雷文中所述,噶末在吐蕃的统治下应当有一定的独立性。吐蕃保留了这些被征服部族原有的结构,然后进行民族同化,强制这些部族“披发左衽”,

讲蕃语,行蕃礼。由于这些部族的原有结构未被破坏,族人未被打散分派给吐蕃贵族做家庭奴隶,才使吐蕃内乱时噶末部落有了乘机“啸合”的可能。《新唐书·吐蕃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中多次记载吐蕃犯边军队为“羌”、“浑众”,《新唐书》记载沙州刺史周鼎固守沙州八年后降蕃,“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同卷记长庆二年(822),刘元鼎经过兰州至龙支城,“耄老前入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胡三省注《通鉴》会昌二年论恐热“遂说三部落,得万骑”的“三部落”为“吐蕃种落之分居河陇者,或云:吐浑、党项、噶末”。由S.6161+S.3329+S.6973+P.2762拼接的《张淮深碑》中也记载当时河陇百姓为吐蕃“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可见吐蕃对被征服的各部族,不论是与其风俗相近的吐谷浑、党项等,还是完全不同的汉人,都未强行分拆给吐蕃贵族,否则这种“衣中国之服”、“未忍忘唐服”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遑论“啸合”叛亡了。

林冠群在《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一文中也认为,吐蕃在先后征服的青海地区、陇右地区、河西地区、新疆帕米尔地区及川边临南诏等地设置了五个“德论”,即汉文中所称的“五道节度使”。下依吐蕃体制,州置节儿,再下设万户、千户,部分保留乡的建制,配合着要求占领区人民必须学蕃语、蕃礼的措施,对所征服的部落进行同化而非分拆灭亡。

二、对噶末活动时间的分期

根据《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吐蕃自青藏高原南部兴起后,公元6~9世纪先后向邻近部落发动了征服战争,以扩大自己的领域。这些部族主要有苏毗、羊同、多弥、吐谷浑、党项、白兰羌以及唐河陇地区的秦、渭、兰、河、鄯、廓、岷、洮、芳、临、凉、甘、肃、沙、瓜、西等州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据此,周伟州、陆庆夫等著文探讨了噶末的民族构成问题。周文认为:“吐蕃温末主要是由随主人到河陇的部分汉族奴隶以及吐蕃人组成。其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有原邻近吐蕃的羊同、苏毗、党项、多弥、白兰、吐谷浑(以上属氐、羌和鲜卑),以及河陇的汉族、吐蕃人等等。”陆庆夫先生对此稍有异议,他认为:“噶末应是以河陇地区吐蕃化的汉族为主体,同时也含有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吐谷浑以及吐蕃等成分的民族混合体。”^⑩

但吐蕃的对外战争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其统治地域也逐渐扩大到东据唐河陇地区,西至勃律,西南与南

诏接,包括青藏高原、河西走廊、新疆东部,以及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如此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统治范围内,吐蕃所征服的部族必然在不断变化,也就是说作为对这些被征服部族统称的“唃末”,其所指内容也不固定,同样发生着变化。

笔者以为,唃末历史应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分界线即大中元年(859),论恐热作乱后唃末人“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唃末自号”的叛离吐蕃统治的行动。早期吐蕃强大时所征服的苏毗、羊同、党项、白兰羌甚至吐谷浑等民族以“唃末”为奴号,此即前一时期的唃末的民族构成。后来论恐热与尚婢婢在河陇相互攻伐使吐蕃式微,给了原河西各个吐蕃统治下的部族脱离吐蕃自立的机遇。张议潮在沙州起义之时,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的唃末也乘机啸合,逐渐在张议潮与唐政府对凉州的明争暗斗的时候在凉州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一阶段的唃末主要以吐蕃化的汉人为主,上引S.6342《张议朝处置凉州进表并批答》中“唃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孙),国家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和《通鉴》卷248“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庞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⑫两条记载可证。后一时期的唃末由于主要活动在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中也常将其称为“凉州唃末”。

前辈学者汤开建也有相似观点:吐蕃之唃末并非一般的家内奴隶或从事农牧生产的奴隶,主要指那些被征服国家或部落在吐蕃军队中充当仆役的人。早期的唃末可能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因为最先被吐蕃征服的民族有羊同、苏毗、白兰、吐谷浑、党项等,吐蕃将这些民族部落充当军中仆役。到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之汉人地区后,更为广泛的汉民族成了吐蕃贵族主要的奴役对象,羊同、苏毗等族则由于统治的需要由原来被征服民族的奴役地位上升到统治民族的地位(蒙元时期许多被征服的色目民族地位的变化也是如此),而在吐蕃军队中充当仆役的应主要是汉人,故后期唃末的民族成分应主要是陷蕃汉人。到唃末势力大发展时,又吸收了一部分“吐蕃微弱者”。^⑬

汤先生对唃末的分期是以其民族构成的变化来划分的,而笔者以为,唃末的分期实应以其所表示的具体内涵来划分。前期的唃末仅是对被征服的各部族的一个称呼,即奴号。这些部族都在吐蕃统治之下,但不一定是在军中充当仆役之职。后期的唃末主要指聚集在

凉州地区的以吐蕃化汉族为主体,已经脱离了吐蕃统治的“凉州唃末”,有自己的政权,可单独向中原王朝入贡。^⑭这时的唃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而是拥有政治实力的部落集团。

三、凉州唃末的兴起

前已论到,作为一个政权实体的唃末即是敦煌文书中多次提到的“凉州唃末”。据《新唐书·吐蕃传》和《通鉴》记载,唃末在论恐热作乱后,“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其中并无凉州,但唃末却在凉州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这与唐王朝与归义军双方对凉州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有密切的关系。

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一文对这一时期凉州控制权在唐政府、归义军和唃末三者之间的转换有详细考察。文章认为,唐政府对凉州的控制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其一,重筑凉州城,以加强凉州的防御能力;其二,设置凉州节度;其三,向凉州派遣了2500人的郛州兵,以增强凉州的军事力量。对于唃末夺取凉州的时间,他认为应在咸通十一年至咸通十二年(870~871),而归义军在咸通十一年至乾符六年(871~879)经过对唃末的战争再次收复了凉州。到中和末年(884),凉州再度落入唃末之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凉州唃末逐渐与归义军有了交往。^⑮

笔者赞同李军先生的论断,认为论恐热与尚婢婢的相互攻伐,使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被严重削弱,张议潮在这样的时机下率领沙州的各族人民起义,收复瓜、沙二州,在向朝廷进表上图时,其所收复的吐蕃占领区中也没有凉州。此时,凉州西面的甘、肃、瓜、沙、西等州为归义军所控制,凉州东面的河、渭、岷、廓、迭、宕等州则大部已被唐王朝收复。张议潮收复凉州不久复失。唐王朝得知张议潮收复河西各州后,也向凉州派出了郛州兵2500人,以期能控制作为河西咽喉的凉州。双方明争暗斗,互相掣肘,都未能完全控制凉州,这就使散居在河陇各州的唃末有了在凉州地区聚集并形成不属于吐蕃、归义军、唐王朝任何一方的独立政治集团。

经过与归义军、唐王朝的三方斗争,唃末人最终得以在凉州地区立足。此后的敦煌文书中多次可见凉州唃末在河西地区活动的影响。除了前述的《张议朝处置凉州进表并批答》、《张淮深碑》外,S.389《肃州防戍都状》也有记载:

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唃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

定已后,恐被回鹘侵袭,甘州事须发嗚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嗚末,莫道不报。^⑩

虽不知嗚末是否参与此次争斗,但龙家一次便向嗚末借兵“三百家”,亦可见嗚末的武力之强。《通鉴》载乾符元年(874)“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郝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嗚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亦可证。^⑪S.5679《申报河西情状》载:“河西河西诸州,蕃、浑、嗚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⑫P.3569《光启三年四月押衙阴季丰奉判令算会官酒户马三娘龙粪堆酒本牒》记有西州回鹘使、璆微使、凉州使、凉州嗚末使、凉州使曹万成、肃州使等,^⑬将凉州嗚末使与凉州使分开来记,并与西州回鹘、肃州使等都是同等的少数民族使者,与归义军相互来往。这一时期嗚末在凉州的势力达到了高峰。

嗚末在凉州到五代宋初仍很活跃。《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三”载: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十一月,以……

吐蕃嗚末首领杜论没悉伽、杜论心并左领军卫将军,同正。嗚末苏论乞禄论右领军卫将军,同正……二年(912)闰五月庚申,嗚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没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⑭

《五代会要》所记大致与此相同。^⑮五代后,嗚末与凉州六谷部联合,继续控制凉州及周边地区,后在西夏的进攻下渐渐不支,退出了历史舞台,嗚末从此也不见诸记载了。

综上所述,嗚末是伴随着吐蕃的扩张而产生的,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嗚末”仅是吐蕃对被征服而未加拆散的各部族的称呼,恰如元代蒙古人把早期归顺部落称为“色目人”一样。吐蕃式微,论恐热作乱时,河陇地区以汉人为主要成分的嗚末部落脱离吐蕃统治,后借张氏归义军与唐王朝对凉州控制权相争不下的时机,在凉州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地位。后来与归义军的交往中,凉州嗚末始终与甘州回鹘、肃州龙家一样,是归义军不敢小视的一股少数民族力量。五代宋初嗚末逐渐与凉州六谷部融合,六谷部被西夏灭亡后,嗚末也不再见于史籍。

[注 释]

-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 《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三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01~8102页。
- 《张议朝处置凉州进表并批答》,见《英藏敦煌文献》第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周伟州:《温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第1~8页;陆庆夫:《唐宋之际的凉州嗚末》,《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38~44页;汤开建:《关于公元八六一年至一〇一五年凉州地方政权的历史考察》,《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25~34页,第4期,第34~41页;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77~89页;金雷:《嗚末新考》,《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17~22页;刘建丽:《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48~51页。
-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5~166页。
- 金雷:《嗚末新考》,《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18页。
- 陆离:《嗚末音义考》,《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97~102页。
- ⑫《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会昌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

- 版,第7969页。
- 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第3~17页。
- ⑬周伟州:《温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第1~8页;陆庆夫:《唐宋之际的凉州嗚末》,《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38~44页。
- ⑭汤开建:《关于公元八六一年至一〇一五年凉州地方政权的历史考察(上)》,《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26页。
- ⑮见上文所引《资治通鉴》“咸通三年”条:“是岁,嗚末始入贡。”
- ⑯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77~89页。
- ⑰《英藏敦煌文献》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⑱《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74页。
- ⑲《英藏敦煌文献》第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⑳《法藏敦煌文献》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㉑《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67页。
- ㉒宋·王溥:《五代会要》卷30《吐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68页。